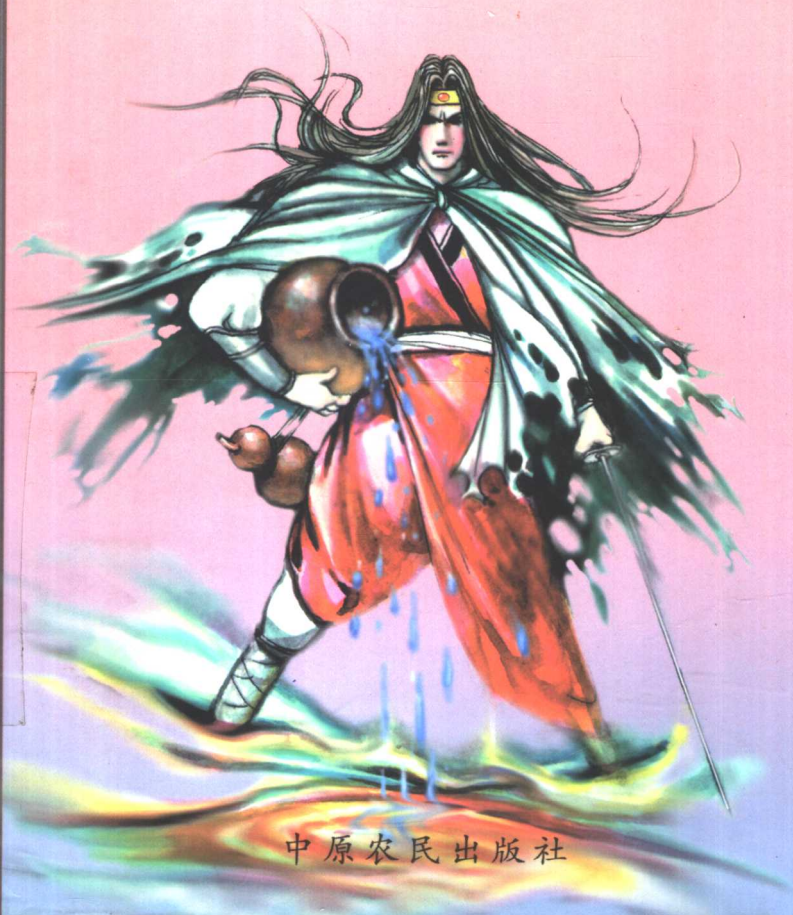
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# 佛劍情天

2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佛劍情天

2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RBF95 / 05

I247.5

.2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十 七 | 鏖战水寨 ..... | ( 347 ) |
| 十 八 | 剑影刀光 ..... | ( 369 ) |
| 十 九 | 尤氏双姝 ..... | ( 387 ) |
| 二 十 | 九尾狐狸 ..... | ( 408 ) |
| 二十一 | 开宗立派 ..... | ( 430 ) |
| 二十二 | 自取其辱 ..... | ( 457 ) |
| 二十三 | 孤虹剑影 ..... | ( 477 ) |
| 二十四 | 溯本求源 ..... | ( 497 ) |
| 二十五 | 含沙射影 ..... | ( 523 ) |
| 二十六 | 青城之秘 ..... | ( 544 ) |
| 二十七 | 青城三老 ..... | ( 565 ) |
| 二十八 | 求荣反辱 ..... | ( 588 ) |
| 二十九 | 福祸相依 ..... | ( 610 ) |
| 三 十 | 剑寒北斗 ..... | ( 632 ) |
| 三十一 | 挺身而出 ..... | ( 655 ) |
| 三十二 | 不合则去 ..... | ( 677 ) |

## 十七 鏖战水寨

虽然两个人都说自己是最差劲的一个，但大家都明白他们言不由衷，双方虽不是绝顶人物，至少也是尖儿上的高手，几个回合之后，这情形更明显了。

他们所用的招式不但精奇，而且手手是杀着，功夫差一点，反应迟钝一点，早就挨家伙带彩了。

可是，这两个年轻人居然旗鼓相当，十几个回合中，攻守互具，打得轻松，情况却很激烈。

同时大家也佩服阮雄的眼光准确，剑棒交触，所发的声响，证明那支狼牙棒真是木制的，所以阮雄始终不以锋刃去碰触，如果事先不知道，一剑砍上去，狼牙棒必断无疑，棒中的暗器飞出，岂不是立刻要遭殃？

贾明好似存心要诱使阮雄去砍他的木棒，每一手攻招都很险刁，等阮雄回剑招架时，他就往剑刃上硬撞，阮雄也防着这一手，经常用巧妙方法去避免。

交手到了四十招之后，仍然是平分秋色，贾明就显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出招转急，呼呼直抡。

阮雄要避免刃棒接触就困难多了，但他还是应付得了，超过五十招时，贾明忽而找到个空隙，一棒斜击，阮雄剑递空门招架已迟。

眼看着快要击中腰际，阮雄忽而欺身急进，用肩头撞向贾明的胸前，使他牙棒击空，而且被撞得退了两步，用招之巧，使人

拍手称绝。

然而贾明身手不凡，眼看着阮雄趁势进招发剑，缩腹弓腰，以些微之差闪过剑锋，回手一棒，反击阮雄的左侧，阮雄回剑招架不及，闪躲也嫌迟，棒上狼牙钉尖锐无比，又不能伸手去推。

大家都为阮雄捏了一把汗，谁知阮雄左臂突伸，点着棒身，硬将它架开了，贾明怔然惊视，却见阮雄的左手持着一柄竹骨折扇，点开狼牙棒的就是这柄折扇。

众人也为之一震，原来贾明是武生公子的打扮，这柄折扇是插在他颈后的，大概阮雄在一撞之际，将它捞到手中，并利用它来化解一招杀手。

贾明神色微变道：“阁下真好身手！”

阮雄笑道：“哪里，这完全是运气，幸亏阁下带着这柄扇子，也幸亏敝人学会偷鸡摸狗的小手法，将它摸了过来，否则定然难逃那拦腰一击。”

贾明沉声道：“你再躲我一招看看！”

跨身进步，举棒直击而下，劲强势猛，阮雄见对方来势太强，平着剑身招架，剑身很可能吃不住重力而折断，只得运刃朝上一架。

咔嚓一声，棒身中断，里面砰地喷出一团黄色烟雾，阮雄欲避不及，忽地展开手中折扇，猛力朝外一扇，将那蓬烟雾扇向贾明门面而去。

贾明没想到这一着，躲避不久，也吸入了一些，两人相对而立。

片刻后，贾明才冷笑道：“兄台好眼力，只想到棒中藏有暗器，怎么没想到会是别的玩意儿呢？”

阮雄笑笑道：“怎么会想不到呢？一动手我就知道了，棒身空而不实，挥动时沙沙作响，一定是粉雾之类的玩意儿。”

贾明笑道：“高明！高明！你知道这是什么粉雾吗？”

阮雄道：“多半是使人昏迷的迷药。”

贾明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是致命的毒药呢？”

阮雄道：“令堂现为绿林道之魁首，阁下总不至于使用这种见不得人的伤人手段吧？”

苗英在座上笑了笑道：“阮副总镖头谬赞，使我受宠若惊，小儿棒中原是灌毒粉的，是我叫他换成这种药粉，吸入鼻孔之后，能使人昏睡六个时辰，并无大碍，只是功力散失，今后不能再练武了。阮副总镖头少年英俊，自此退出武林，未免太可惜了，明儿，把解药拿出来。”

贾明道：“现在就给他解药吗？”

苗英想了一下道：“阮副总镖头机智过人，最后一扇，你自己也中了迷粉，胜负未定，等他昏倒后，再把解药给他，这样你算是占先一场，而又不伤和气。”

阮雄问道：“请问夫人，这迷药多久才发作？”

苗英道：“寻常人立刻就见效了，副总镖头体质过人，可能会慢一点，但也快了。”

阮雄道：“那我就等一下，看看我与令郎比一比，谁先倒下谁就算输。”

贾明道：“我身边有解药，发觉情况不对时，服上解药，立刻就可化解药性，阁下岂非输定了。”

阮雄道：“我们还是挺一下，也许我自己有办法解得药性呢？反正我们谁先倒下就算谁输好了。”

贾明冷笑道：“这解药是我们独门配制，你怎能解得了？”

阮雄但笑不语，两人对立着。

过了片刻，双方都有点难以支持，身形开始摇晃，贾明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小瓶子，倾出一颗药丸，丢入口中。

然后又取出另一丸道：“你还是服下吧，等昏倒后再服，虽然能保全功力，但六个时辰内醒不过来了。”

阮雄也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，倾出一颗药丸丢入口中后，笑道：“我宁可相信自己的解药。”

贾明看了他手中的瓶子，又看了自己的瓶子，脸色一变，将瓷瓶往地下摔得粉碎，口中才喊了一声，脚下一软，整个身子平倒而下。

阮雄却含笑将地上的红色药丸一一捡起道：“这是寒家照秘方配制的安神散，专治中暑、水土不服、腹泻等症，糟蹋了太可惜。”

苗英也是神色一变，起立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阮雄笑道：“令郎取解药时拿错了瓶子，我的药瓶是青色，他的药瓶是白色的，他没有看看清楚……”

苗英望着他手中的白瓷瓶，又看看地上的青色碎瓷，怔住了半晌才道：“你是怎么拿到解药的？”

阮雄笑道：“我既然猜到狼牙棒中是药粉之类，自然加以小心，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只有在令郎身上找解药了。”

“我看他胸前有个小瓶，乃趁机会换了过来，但不知是否解药，只好叫他自己也闻进一点迷粉，替我识别一下。幸亏运气还算好，被我摸对了，假如这一瓶不是解药，那我只好认输了！”

苗英怔然问道：“你怎么看出他胸前藏有药瓶的？”

阮雄笑道：“我学的那手偷鸡摸狗，眼睛最灵，哪怕是一个小铜钱，我也知道藏在什么地方，利用近身一触的机会，施展偷天换日与顺手牵羊两大绝招，才换了过来。”

说完，将瓷瓶中的药丸倾出一颗，塞在贾明的口中道：“药是令郎自己的，大概不会错。本来我早就想还给他的，可是夫人

要先倒地与否算胜负，只好委屈他安睡六个时辰了，至于是否能保全功力，那可不是我的事了。”

苗英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：“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真是一点都不错，设若犬子先前对副总镖头稍存加害之心，此刻就害到自己了。”

她故意只说半句，将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句话不说出来，暗讥阮雄偷取解药后，还要经过试验后才敢用，而且还拿贾明来作试验，心地手段都不够磊落。

阮雄也只好哈哈一笑道：“夫人所责极是，在下初次出门加入镖行，还没有正式开业，就碰上这种事，经验自然少了，总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材，故而希望夫人不弃愚劣，多多赐教。”

这番话既圆且滑，完全是耍贫嘴，可是他的年纪轻，第一次出道也是事实，苗英拿他没办法，听得忍气吞声，朝手下的侍女吩咐道：“素英你出去向副总镖头讨教一下。”

两名侍女出场，架起贾明退走。

另一名侍女继而徐步出场，朝阮雄一躬身道：“请阮少爷赐教！”

这个女子粗眉大眼，身躯高大，比阮雄还高出半头，肩阔膀粗，一望而知是属于勇武型的人物。

阮雄见苗英第二场派出这样一个对手，倒是有点莫测高深，顿了一顿道：“姑娘要比什么？”

素英由腰间解下一条软鞭，抖了一抖，竟是一支比鸭蛋细不了多少的钢鞭，长约四尺多，鞭梢还带着一颗钢球，用半尺来长的钢环系着，说不出像什么。

她的身上披着外衣，起先看不出带有兵器，解下软鞭后，她抛去外衣，腰间还扣着一条鞭索，索头系着一颗同样大小的钢球，球如秤砣。



她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婢先用这条球鞭请教，必要时还可以加上那根流星锤。”

阮雄一听更犹豫了，鞭与流星锤都是软中带硬的兵器，通常双手只能使一种，而且还不容易练好，这女子居然能使两件，可见造诣不凡。

而且，最讨厌的还是她腰间那条流星锤，不知在什么时候会加以使用，连预防都显得困难。

这一战他是真的没多少把握，因此他皱皱眉头，不知如何应付。

那边的齐苍霖已经知道他的为难之处，忙说道：“阮贤侄，你回来歇歇，让呼延鏢头接这一场吧。”

阮雄忙道：“不错，呼延兄有鞭圣之誉，这位姑娘也是使鞭，正好让两位的双鞭逞雄，给我们开开眼界。”

素英眉头微微一动，道：“阮少爷是否认为小婢不堪承教？”

阮雄笑道：“没有的事，鞭为兵中之雄，一定要有适当的对手才能见其雄威，我除了几手破剑法之外，只会一套偷鸡摸狗拳，对姑娘施展，未免太冒犯了。呼延兄的鞭法得自祖传，请他来与姑娘对手，正是尊重姑娘。”

这番话倒是无可辩驳，因为呼延家的鞭法是武学正宗，与杨家枪、关家刀同是武林之祖，给他一说，素英也不好意思再缠住阮雄交手了。

阮雄退回本阵。

呼延昭挥舞他那支水磨钢鞭，大步出场。

素英只得再度躬身道：“呼延大侠技出名门，不吝赐教，乃小女子无上殊荣。”

呼延昭豪爽地道：“姑娘别客气，寒家鞭法原为战阵交锋所创，并不适于闯荡江湖，在下也不敢玷辱先人。这一阵无论胜

负，都是我个人的事，与呼延鞭法毫无关系。”

素英笑笑道：“大侠请！”

呼延昭道：“在下忝为男子，绝无先行之理，还是姑娘先请！”

素英道：“如此小女子冒犯了。”

一鞭击出，呼延昭挥鞭架开，软鞭的钢球击在钢鞭上，锵然震鸣，发出一蓬火星，证明两个人的腕力都很雄厚。

第一回合开始后，两人各展所长。

素英的软鞭招式很精奇，可是她的用意不在伤人，只是想利用钢球后的链子将呼延昭的钢鞭缠住。

呼延昭的鞭式稳健熟练，出手很准，每次都用鞭身击中钢球，不使她得手。

两人缠战十几个回合，打得很热闹，锵锵之声不绝；每一招都是货真价实的硬碰硬，毫不偷懒。

阮雄看得咂舌道：“这女子的腕劲真强，幸亏是呼延兄出去对付她，如果换了我，兵器既没有她长，又不如她重，非吃亏不可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兵器的长短轻重，并不是决定强弱的条件。”

阮雄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可是鞭法着重在守，剑招着重在奇。如果突不破她的守势，无法出奇制胜就要吃亏了；何况她腰里还别着一支家伙，时时提防那支家伙突袭，更不容易尽情发挥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呼延镖头是一定要输给她了？”

阮雄道：“那倒不一定，呼延的钢鞭不比她的轻，腕力也不弱于她，可以硬碰硬碰，牵制她无法偷隙绝用另一支家伙，我的剑却办不到这一点。”

这时两人交手已近三十个回合。

呼延昭的钢鞭使了开来，渐渐攻多于守，不过素英也没有什么败象，仍然是打得很激烈。

交手过四十招，素英似乎整个处于守势，经常是两支鞭相触，那枚钢球只是跟着运转，没有什么作用了。

齐碧霞道：“这个女的好像不怎么样嘛？”

阮雄摇头道：“不见得，苗英第二场派她出来，是想扳回上一场的失利，此女必然有过人之处，只是还没有施展而已。

“你且注意她的手，已经放在腰间静止不动了，大概是在找适当的机会发动那只流星锤吧！”

话刚说到这里，素英又接下了一式急攻，好像是身形没有站稳，被牵得一转。

可是她腰间的链索在这一伸，链索加长，呼延昭一鞭击在索子上，锤头反卷，将长鞭卷住了。

利用这刹那的机会，素英右手的软鞭疾出，钢球与鞭身拉成一条直线，对准呼延昭的肩上砸下去。

呼延昭的反应也相当迅速，振臂反挥，将链索上的流星锤头由相反方向抛出，居然击中在软鞭的钢球上，化解攻势，顺手一鞭横扫，攻向素英的腰间。

素英的两股兵器自相交缠，双方的距离又近，眼看着万难躲过这一鞭时，她忽而身形猛向后倒，以极快的速度躺下，使呼延昭的钢鞭掠空，而且她算准呼延昭的鞭式还会继续进招，双腿一蹬，身子在地下平射出去。

果然，呼延昭一鞭击空时，变招很快，钢鞭只划了个半圈，又朝她的小腿上扫去，如果素英不是立即跃退，一定会被第二鞭扫中胫骨。

双方的动作都迅如电光石火！

在刹那间，已经演出了一连串惊险的高潮，而且双方现露的

武功身法，也都到了绝妙的境界，攻守闪退，都精彩万分。

素英已经把两件兵器分开，目中闪着异彩，脸上有着得意，也有着钦佩，吟吟微笑道：“呼延大侠果然名下无虚，鞭圣二字，可当之无愧；只是下手太凶了一点，刚才第一鞭已经逼得我到了绝路，第二鞭似乎不该再发。”

呼延昭庄容道：“在下轻易不出手，既然出了手，就把对方当作是个绝顶的高手，任何可以取胜的机会都不会放弃，何况姑娘身手非凡，我那第二鞭仍然落了空。”

素英笑道：“照这样说，大侠的出手又不够狠了，处在这刚才的境地，只有倒纵一条路，如果大侠不是横扫而改用直劈，我多少还是会挨上一点。”

呼延昭笑笑说：“姑娘说得不错，在下也不是没有想到，而且变招之际，直劈比横扫还省事一半。”

素英微怔道：“那大侠为什么舍易而就难呢？”

呼延昭道：“因为姑娘是个女子。”

这一说大家都明白了。

呼延昭第二鞭如果采取直劈确实更为有力而顺手。

然而那时素英仰天躺下，一鞭直下，很可能击中在小腹或下阴之处，那都是对女子交手时必须避忌的地方。

素英笑了一下道：“呼延大侠是正直君子，我也不必多说了，请继续赐教。”

说完左手的链索一抖，流星锤再度飞至，呼延昭挥鞭击中锤头，荡了开去，恰好又缠住了她右手的软鞭。

这是因距离较远，呼延昭没有继续进逼，可是素英的右手突松，软鞭竟附在链索上面飞了过来。

呼延昭挥鞭再击时，素英将手一抖，软鞭脱离了链索飞出，呼延昭的一鞭只格落了那只软鞭。

跟着链索再举，飞快地缠在呼延昭的脚踝上，素英用手一拖，将呼延昭拉个大跟头，摔倒了下来。

素英抽回软索时，顺手一卷，将软鞭也收回来笑道：“如非大侠宅心忠厚，刚才我就可以施展这一招的，而且也不会只将大侠摔一跤便算了事。”

呼延昭由地上爬起来，双手一拱道：“姑娘招式精妙，在下认输。”

齐碧霞大不以为然道：“呼延镖头，你这么轻易就认输了？”

呼延昭道：“技不如人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”

齐碧霞道：“可是你刚才明明可以胜她的。”

呼延昭道：“刚才如果我使用直劈，而她也用这一式，可能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才觉得你不必认输。”

呼延昭微微一笑道：“别说是两败俱伤，即使是稳操胜局，我也不能用那种方式去对待一个女子。”

齐碧霞想了一下道：“这是对的，一个武人的操守比胜负重要得多，呼延大哥辛苦了，请回来休息吧。”

呼延昭坦然回到己方，倒使绿林道感到颇为愕然。

从现场看，自然是呼延昭输了。

可是呼延昭所说的两败俱伤也不无道理，素英这一手虽然精妙，如果在先前的情况下施展，未必能占到便宜。

因为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，完全靠出手与得手的先后，那要实地交接才能判断。

何况素英在那时也没有准备施展这一招，分明已经落败在先了，所以，素英纵然得手，身为主人的苗英也没有认为得胜，最多说成平局再继续比斗。

不想呼延昭自动认输。

而身为总镖头的齐碧霞也承认了。

一方认了输，自然是另一方算赢。

可是呼延昭的话使绿林道的人觉得胜之不武，因此苗英也顿了一顿才道：“呼延大侠虽然认输，敝方却不能接受这个胜利！”

呼延昭道：“为什么，在下明明是输了。”

苗英冷笑道：“小婢得手在后，大侠得手在先。”

呼延昭道：“敝人并没有得手，失手倒是事实。”

苗英道：“那是大侠客气，事实上小婢并没有想到硬拼，只是设法闪避，如果大侠施展杀手在先，落败的是小婢。”

“因为在那等情形下，小婢即使想硬拼，也只要一成的可能，以一成两败俱伤的可能来博取大侠九成的胜机，敝方实在不好意思接受。”

呼延昭正色道：“素英姑娘之所以不先出手，就是相信敝人非那种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，幸好敝人也没有乘人之危，才落得双方平安无事，至于以后的搏斗，胜负分明，敝人自然该认输。”

苗英没有说话，想了想道：“大侠如此说，敝方只好靛颜接受了，可是敝方实在受之有愧，只有请贵方再派一位高手下场，教训小婢一下。”

齐碧霞想了一下，解开身上的披风道：“我来！”

阮雄一怔道：“你这么早就亲自下场了？”

齐碧霞笑笑道：“我们这边只有我是一个是女的，如果换别人出去，情形还是跟呼延大哥一样，有取胜的机会时，顾忌太多，反而缚手缚脚。”

苗英笑笑道：“总镖头不必用这种话来挤我们，现在不妨把话讲开，大家免去那种拘束好了。”

齐碧霞淡淡地道：“不必，我们这边的人投身镖局，就是为

了求学有所用，交手时必须光明磊落。

“所谓拘束，是对自己的要求，不是做给人家看的，否则我们也投身绿林道快意掠取，何必还卖命替人保镖去求薄利呢？”

这番话说得太重，绿林道中个个愤形于色。

苗英脸色一沉道：“总镖头认为我们绿林道中没有一个好人了？”

齐碧霞冷笑道：“蓝面煞神尤大通当年采花劫色杀人，家父仗义将他剪除，并无不是之处，绿林道如果真讲是非，就不该替他们撑腰，找我父亲报仇。”

说着用手指向尤氏叔侄，一句话将苗英堵住了嘴。

不过，苗英毕竟沉稳，思索片刻才道：“绿林道对劫色之事也视为莫大之戒，尤大通之死固然罪有应得，但绿林道自有制裁之策，用不到令尊越俎代庖。”

齐碧霞到底年轻，反而被人问住了。

阮雄笑笑说：“夫人说得固然有理，但澜沧三煞昔年胡作非为，劫色杀人之举，也不只那一桩，何以不见绿林道加以制止呢？？”

苗英道：“那时还是先夫任事，或许未曾听闻，所以才未见行动，令尊在杀死尤大通之前，并没有向先夫知会一声，可见先夫并不是知而不行，现在由我主持，我可以担保绝不会再有那种事发生。”

阮雄道：“那么夫人也承认尤大通是该杀的了？”

苗英笑道：“该杀。可不该令尊去杀，所以对报仇之事，我仍然要加以支持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那些话不谈，报仇的部分，自有家父承当，现在我是站在四海镖局的立场出斗。”

苗英微笑道：“那也行，不过我身边有八名侍女，总镖头一

个人应付得了吗？”

齐碧霞笑笑道：“如果贵方完全要靠女子出头，我累死了也只好认命。”

这句话相当厉害，苗英也无以为答，乃冷笑一声道：“好！只要总镖头能胜过小婢，我再也不叫她们出场。”

齐碧霞淡淡地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看夫人身边这八名侍女比绿林道济济群雄还要高明一点。”

各山寨的黑道高手都被这句话激怒了，可是又慑于苗英之威，不敢出声，一个个都是目射怒光。

贾亮忙道：“母亲您如再不作个表示，孩儿与众家兄弟将容身无地，成为江湖的笑柄了。”

苗英轻叹一声道：“亮儿，我不是轻视你们，实在是我对你们都不够了解，这八名侍女都是我一手训练的，我清楚她们的底细，才叫她们多出点力，现在被人家视为话柄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过了这一场，由你们自己应付去，但是我希望你们量力而为，别一个个都灰头土脸败下来，弄得西南绿林道再也抬不起头来。”

贾亮低头无言。

苗英又朝素英道：“你用点心向齐镖头好好讨教一下，你们姐妹八个人，数你功力最强，你如果不行，其他人也不必再出来丢丑了。”

素英倒是很慎重地向齐碧霞一弯腰道：“总镖头请。”

齐碧霞从容撤剑道：“别客气，我的功夫不见得比呼延大哥高，只是仗着父亲的荫庇，才忝居这总镖头之职，即使你胜了我，也不见得就是打垮了四海镖局。”

话虽然如此说，素英仍然很谨慎，一鞭一链，先在手中抡了



几转，才发出试探性的一招。

齐碧霞单剑在手，抱元守一，对面前呼呼直响的流星锤视若无睹，听任它晃来晃去。

素英虚攻几式，见齐碧霞毫无反应，心中也有点气，手上一紧，忽而鞭锤齐进，硬行抢攻上来。

齐碧霞就是等着这一着，她早已看清楚了，素英的臂力比她强，不宜缠斗，惟一的办法是速战速决，所以放弃其他的剑法不用。

素英一欺身抢近，她立刻展开大罗剑法，出手急攻。

大罗剑出自一代剑神萧白，又经展毓民多年苦心研究，是一套精奥无匹的绝艺，同时又从未在江湖上正式使用过，因此谁也不知道它的奥妙变化。

素英经苗英的精心训练，又是八婢中最超群的一个，以功力造诣而言，已是江湖上一流的身手。

可是，她的江湖阅历太差，齐碧霞以总镖头的身份出战，她心里就开始紧张了，尤其是齐碧霞的从容镇定，更加深了她的怯敌之心。

素英虽然负气欺身进招，但还是试探的成分居多，第一手挥鞭进攻，决心不足，仍然半虚半实。

所以齐碧霞一剑拨开后，运开剑式，抢尽了上风。

五六个回合中，素英还勉强能招架，到了第八式，她全身都在剑风的笼罩之下，左手的链索根本没有用，右手的软鞭也仅能用以护身而已。

剑发至第十招，轻轻贴着素英的软鞭前刺，素英出手本能的仰身避剑，齐碧霞手腕忽沉，微微一抖，在她的两脚间各挑破了一个小洞，入肉分许，立刻现了两点殷红。

齐碧霞微微一笑道：“得罪了！”提剑径自回座。